

《紐約時報》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

事發的19分鐘

Nineteen Minutes



每個人都說我毀了他們的人生，
可是當我的人生被毀的時候好像沒有人關心。

Jodi Picoult • 著
顏湘如 • 譯

Nineteen Minutes

事發的19分鐘

Jodi Picoult • 著
顏湘如 • 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事發的 19 分鐘 / 茱迪·皮考特 (Jodi Picoult)

著 ; 顏湘如譯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 臺灣

商務, 2008. 01

面 ; 公分. -- (Voice ; 10)

譯自 : Nineteen Minutes

ISBN 978-957-05-2258-7(平裝)

874.57

96023011

第一部

懸崖勒馬。

——中國俗諺

希望你看到這個的時候，我已經死了。

已經發生的事，你無法挽回；已經大聲說出的話，你無法收回。你會想著我，懊悔自己未能說服我放棄。你會試著推敲當初唯一該說的話、該做的事。我想我應該告訴你：**不要自責，這不是你的錯**，但這等於說謊。我們倆都知道，我會走到這一步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。

你會哭，在我的喪禮上。你會說事情不必走到這步田地。你會依眾人期望表現。但你會想我嗎？更重要的是，我會想你嗎？

我們之中真有人知道答案嗎？

二〇〇七年三月六日

十九分鐘，你可以割前院的草、染頭髮、看三分之一場冰上曲棍球賽。十九分鐘，你可以烤司康餅或是讓牙醫填一顆牙；你可以摺好一家五口的衣服。

十九分鐘的時間，足以讓田納西巨神隊的季後賽門票銷售一空。足以看完一集情境喜劇，扣掉廣告時間。足以從佛蒙特州開車來到新罕布夏州的斯特靈鎮。

十九分鐘，你可以訂購外送披薩。你可以跟孩子說個故事，或是換車油。你可以走一哩路。你可以縫一件衣服的布邊。

十九分鐘，你可以讓世界停止運轉，也可以乾脆跳離世界。

十九分鐘，你可以復仇。

一如往常，艾利·柯米爾又要遲到了。從她位於斯特靈的家開車到新罕布夏州格拉夫頓郡高等法院，需要三十二分鐘，而且還得飛快穿越奧佛。她穿著絲襪衝下樓，手裡拿著高跟鞋和星期五帶回來的一疊卷宗。她將濃密的紅棕色頭髮盤成髻，用髮夾固定在頸背齊肩處，在出門前變身為與自己身份相符的人。

艾利已經在高等法院當了三十四天法官。在此之前她就相信，憑自己過去五年擔任地方法院法官的表現，獲得任命應該不難。但年僅四十歲的她，仍是全州最年輕的法官。她還得努力建立公正司法官的形象，因為她公設辯護人的資歷早她一步進入法庭，檢察官已認定她會偏袒被告。多年前申請法官職務時，

艾利是真心希望能在這個法制系統中確實做到：尚未證明有罪的人都是清白的。只是她怎麼也沒料到當了法官之後，恐怕便無權作此主張。

咖啡剛煮好的香味將艾利引進廚房，只見女兒坐在餐桌旁，抱著一個熱氣騰騰的咖啡杯，一面埋首於課本。喬絲看起來非常疲倦，藍色眼睛佈滿血絲，褐色頭髮胡亂紮了個馬尾。「我要妳告訴我，妳沒有整晚熬夜。」艾利說。

喬絲頭也沒抬，就照說一遍：「我沒有整晚熬夜。」

艾利給自己倒了杯咖啡，滑坐到女兒對面的椅子上。「真的嗎？」

「是妳叫我這麼說的。」喬絲說：「妳又沒說要聽真話。」

艾利皺眉道：「妳不該喝咖啡。」

「妳也不該抽菸。」

艾利頓時感到臉頰發燙。「我沒有……」

「媽，」喬絲嘆了口氣。「即使妳打開浴室窗戶，我還是聞得到浴巾上的菸味。」她眼睛往上睨，看艾利還敢不敢挑她其他毛病。

至於艾利本身，沒有其他壞習慣。她沒時間培養任何壞習慣。她很想說她確知喬絲也沒有其他任何壞習慣，但如此一來，她只是和其他第一次見到喬絲的人作了同樣的推斷：一個漂亮、受歡迎、成績優異，而且比多數人都更明白脫離正軌會有何下場的學生。一個註定擁有美好事物的女孩。一個完全符合艾利對女兒的期望的少女。

喬絲曾經對於母親是法官這件事相當自豪。艾利還記得喬絲向銀行員、向雜貨店裡的乞丐、向飛機上的空服員吹噓她的職業的模樣。她會向艾利詢問案情與判決。直到三年前喬絲升高中後，一切全變了樣，

他們之間的溝通管道開始慢慢堵塞。艾利未必覺得喬絲比一般青少年隱藏更多秘密，但情況不同：普通家長可能會以暗喻的方式評斷孩子的朋友，而艾利卻會用法律的方式。

「今天有什麼事？」艾利問道。

「小考。妳呢？」

「傳訊。」艾利回答。她瞅著餐桌對面，試圖倒著看喬絲的教科書。「是化學？」

「催化劑。」喬絲揉揉太陽穴說：「可以使反應加速，本身卻不會起變化的物質。比方說妳有一氧化碳氣體和氫氣，然後丟進氧化鋅和氧化鉻……怎麼了？」

「只是忽然想到為什麼以前的有機化學拿C了。吃過早餐了嗎？」

「咖啡。」喬絲說。

「咖啡不算。」

「妳趕時間的時候就算。」喬絲挑明了說。

艾利暗自權衡著，是要再晚個五分鐘，還是在厚厚的家長評分簿上再打個X？十七歲不是應該能自理早餐了嗎？艾利開始往冰箱抓東西：蛋、牛奶、培根。「我辦過一個案子，強迫一個自以為是名廚艾默若的女人緊急住進州立精神病院。她是被丈夫送來的，因為她把一磅培根放進攪拌器，還拿刀追著他繞著廚房跑，一面大叫『砰！』」

喬絲抬起頭來，問道：「真的？」

「相信我吧，我不可能捏造這種事情。」艾利在平底鍋裡打了個蛋。「當我問她為什麼把一磅培根放進攪拌器，她看著我說我和我的烹飪方法一定不一樣。」

喬絲站起來，走到流理台邊斜靠著看母親煎蛋。艾利並不擅長做家事——她不會做燜牛肉，卻能記住

斯特靈所有提供免費外送服務的披薩店與中國餐館的電話，並以此為傲。「放心吧。」艾利冷冷地說：「只是煎個蛋應該還不致於引發火災。」

但喬絲從她手中接過平底鍋，放了幾條培根進去，看起來好像一個個水手排排睡。「妳幹嘛穿成這樣？」她問道。

艾利低頭瞄一眼身上的裙子、襯衫和高跟鞋，皺起眉頭說：「怎麼了？太像柴契爾夫人？」

「不是，我是說……何必這麼麻煩？反正有法官袍，誰也不知道妳裡面穿什麼。比方說妳可以穿睡褲，或是那件妳從大學穿到現在、手肘處有破洞的運動衫。」

「不管別人看不看得到，我還是得打扮得……怎麼說呢，很明智。」

喬絲忽然沉下臉來，只顧著煎東西，彷彿艾利給錯了答案。艾利盯著女兒看——咬成半月形的指甲、長在耳後的雀斑、頭上鋸齒狀的分線——這已不是那個蹣跚學步的幼兒。當時一到傍晚，她總會趴在襪姆家窗口，因為她知道艾利來接她的時間快到了。「我從來沒穿過睡衣工作，」艾利坦白說：「不過有時候倒是會關上辦公室的門，躺在地板上睡午覺。」

喬絲的臉上慢慢露出驚訝的笑容。她覺得母親這句供詞就像一隻無意中歇在她手上的蝴蝶：這件事太令人吃驚，只要一點出來，就可能失去蹤影。但眼前有數哩路要趕、有被告要傳喚、有化學方程式要解釋，當喬絲把培根放在一疊紙巾上吸油時，那一刻已然飛逝。

「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我得吃早餐，而妳不用。」喬絲嘟囔道。

「因為妳要到一定年紀才有權利毀滅自己的人生。」艾利指著喬絲正在攪動的炒蛋說：「可以答應我把那些吃完嗎？」

喬絲迎著她的目光說：「我答應。」

「那麼我要走了。」

艾利抓起她的旅行用咖啡杯。當她倒車出車庫時，腦子已經專注地想著當天下午要寫的判決書；書記官會塞給她的傳訊人數；從星期五下午到今天早上，可能像魅影般飄落在她桌上的聲請書。她已經陷在一個離家遠遠的世界，而她的女兒也在同一時刻將平底鍋裡的炒蛋倒入垃圾桶，一口也沒吃。

有時候，喬絲覺得自己的生活有如一個沒有門窗的房間。當然，房間很豪華——斯特靈高中可能有一半學生為了進這個房間，願意付出任何代價——但卻也沒有任何逃生出口。喬絲若不當她不想當的人，就沒有人要她了。

她仰頭對著蓮蓬頭，把水開得很熱，皮膚起了紅腫條痕，呼吸困難，窗子霧濛濛的。她數到十，才從水柱底下鑽出，全身赤條條地滴著水站在鏡子前。她的臉又紅又腫，頭髮分成粗粗的幾束黏在肩膀上。她側轉過身，端詳自己平坦的小腹，然後略略縮腹。她知道麥特注視著她時看到什麼，她知道寇特妮、梅蒂、布瑞迪、海莉、杜魯都看到些什麼，她只希望自己也看到。問題是，當喬絲照著鏡子，她留意到的是破皮底下的東西，而不是塗在傷口上的東西。

她明白自己應該有什麼樣的打扮和舉止。她留著長而直的深色頭髮，穿著A&F名牌服飾，聽「Dashboard Confessional」與「Death Cab for Cutie」等樂團的音樂。她喜歡坐在學校餐廳裡借用寇特妮的化妝品時，受到其他女孩注目的感覺。她喜歡上課第一天，老師已經知道她的名字。她喜歡被麥特摟著走過走廊時，有其他男孩瞪著她看。

但有一部份的她卻感到好奇，如果讓他們都知道她的秘密會如何呢？讓他們都知道：有幾個早上她實在起不來，也很難裝出不屬於自己的微笑；她其實是裝模作樣，她是個聽到笑話該笑笑、該八卦就八卦

卦、該勾引的男孩就勾引的騙子，她是個幾乎已經忘記做真正的自己是什麼感覺的騙子……而當她開始認真細想時又不想記起這些事，因為那種感覺更痛。

她沒有談心的對象。只要你對於身為享有特權、受歡迎的一份子的權利稍有懷疑，那麼你就不屬於那個圈子。至於麥特嘛，令他傾心的是喬絲的外表，和其他所有人一樣。在童話故事裡，當面具卸下，英俊的王子無論如何還是會愛著女孩，光是這點就能讓她變成公主。但在高中可不同。她之所以成為公主是因為和麥特湊成對，而根據某種奇怪的循環邏輯，麥特之所以和她湊成對，也正因為她是斯特靈高中的公主之一。

她也不能向母親透露。你不會因為步出了法院，就不再是法官，母親常常這麼說。這就是為什麼艾利·柯米爾在公開場合頂多只喝一杯酒，為什麼她從不大吼或哭泣。嘗試是個愚蠢的字眼，因為企圖永遠都不夠好：簡單一句話，你就是得循規蹈矩。喬絲之所以達成母親最引以為傲的多項成就——成績、外貌、被「對的」團體所接受等等——並不是因為她自己渴望達成，而是因為她害怕自己不完美。

喬絲用浴巾裹住身子走進臥室，從衣櫥拉出一件牛仔褲，然後穿上兩層長袖T恤展現自己的胸部。她瞄了時鐘一眼，如果不想遲到，動作就得快點。

但是走出房門前，她猶豫了。她一屁股坐到床上，開始翻找她釘在床頭櫃底下木框上的密封式保鮮袋，裡頭偷藏了 Ambien——醫生每次替母親開失眠藥方，她只偷一顆，以免被發現。喬絲花了將近六個月，也才神不知鬼不覺地蒐集到十五顆藥，但她心想如果再喝下五分之一加侖的伏特加應該也能奏效。其實她並無確實計畫，打算在下個星期二或是融雪時或是任何具體時間自殺，反而比較像是替代性的計畫：當真相大白，再也沒有人想跟她在一起的時候，喬絲理所當然也不想再見到自己。

她又把藥丸釘回床頭櫃底下，然後下樓。當她走進廚房將東西裝進背包時，發現化學課本還翻開著——

上頭擺了一朵長莖紅玫瑰。

麥特就靠在角落的冰箱旁；他肯定是從開著的車庫門溜進來的。他和平時一樣，讓四季充滿她的腦海；他的頭髮是秋天色調，眼睛是冬日天空的湛藍，笑容燦爛得彷彿夏陽。他頭上反戴著棒球帽，身上穿著斯特靈高中冰上曲棍球代表隊的T恤，底下還加了件衛生衣。喬絲曾把這件衛生衣偷來整整一個月，藏在內衣抽屜裡，必要時便拿出來聞聞他的氣味。「妳還在生氣呀？」他問道。

喬絲頓了一下說：「生氣的人不是我。」

麥特身子一撐，離開冰箱走上前來，兩手環抱在喬絲腰間。「妳知道我是情不自禁。」

看到他右頰露出酒窩，喬絲可以感覺到自己已經軟化。「我不是不想見你，我真的要念書。」

麥特把她的頭髮往後一撥，吻了她。正因為如此，昨晚她才叫他別過來——每當和他在一起，她總覺得自己就要蒸發了。有時候被他一碰，喬絲就會想像自己隨著一陣蒸氣消失不見。

他嘴裡有楓糖漿、有道歉的味道。「其實，這都是妳的錯。」他說：「如果不是太愛妳，我不會做出這麼瘋狂的事。」

此刻，喬絲已不記得自己收藏在房裡的藥丸，也不記得自己在浴室裡哭，除了被愛的感覺之外，她什麼都不記得了。我很幸福，她告訴自己。這個字眼像條銀絲帶在她心中飄揚，幸福，幸福，幸福。

派屈克·杜沙姆是斯特靈警所唯一的偵查員。他坐在更衣室靠內側的板凳上，聽見幾個早班巡警正在開一個腰圍稍粗的菜鳥玩笑。「喂，費雪。」艾迪·歐登克說道：「是要生小孩，還是你老婆啊？」

其他人放聲大笑，派屈克卻同情起這小夥子。「艾迪，現在時間還早。」他說：「你就不能等我們至少喝了一杯咖啡再開始嗎？」

「好的，隊長。」艾迪笑著說：「可是費雪好像把所有甜甜圈都吃光了，而且……這是什麼玩意？」

派屈克順著艾迪的目光往下看，看到自己的腳。事實上，他是不在更衣室裡和巡警一塊更衣的，但是今天早上他沒有開車而是跑步到所裡，因為週末吃了太多美食需要消耗一點熱量。週六和週日他在緬因州和目前擄獲他的心的女孩一起度過，就是他的教女，五歲半大的泰拉·佛斯特。她的母親妮娜與派屈克相識多年，也很可能是他永遠無法忘懷的唯一真愛，只不過沒有他，妮娜似乎也過得很好。這個週末裡，派屈克故意輸了一萬次「糖果島」遊戲，讓泰拉一次又一次騎在背上，玩他的頭髮，而且還——這是他最大的錯誤——讓她在他的腳趾頭塗上亮粉紅色的指甲油，又忘記擦掉。

他瞞了自己的腳之後，立刻把腳趾縮起來。「年輕馬子覺得這樣很炫。」他粗聲粗氣地說，而更衣室裡的七人則強忍住不去取笑嚴格說來是自己上司的人。派屈克用力穿上襪子、套上樂福便鞋便走出去，領帶還拿在手裡。一，他暗數著，二、三。彷彿接到暗號似的，笑聲立刻從更衣室傳出，隨著他穿過走廊。

進辦公室後，派屈克關上門，往門後的小鏡子裡端詳自己。剛洗過的黑髮還溼溼的，臉也因為跑步而泛紅。他把領帶結晃上脖子，調整一下活結，然後坐到辦公桌前。

週末期間共收到七十二封電子郵件，通常只要超過五十封，就表示這整個星期都別想在晚上八點以前回到家。他開始一一過濾，在魔鬼工作清單上加註——這份清單內容從未減少過，無論他如何努力工作。

今天，派屈克得送毒品到州立實驗室，這沒什麼大不了，只不過一天裡的四個小時就這樣消失了。他有一樁強暴案即將結案，有人在某大學的社群交友網站上指認了歹徒，也已經做了筆錄準備送往檢察長辦公室。他有一支手機，是一個遊民從某輛車上偷來的。他有實驗室送回來的珠寶店竊盜案血液鑑定結果，在高等法院有一個證據排除的聽證會要跑，還有桌上已經躺著今天接獲的第一個案子——皮夾失竊案，裡頭的信用卡已遭盜刷，給派屈克留下追蹤的線索。

身為小鎮的偵查員，派屈克必須隨時卯足全力。他認識一些市警局的警察，在案子歸為疑案前，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進行偵查。但派屈克不一樣，他的工作是桌上出現什麼都得照單全收，不能專挑有趣的。不管是跳票或竊盜案都很難讓人興致勃勃，尤其破了竊盜案或許能從歹徒身上獲得兩百美元罰款，但派屈克花一個星期查案，納稅人卻得掏出五倍的錢。偏偏每當他開始覺得自己偵查的案子不是特別重要時，總有機會與受害者面對面：因皮夾被偷而歇斯底里的母親、被搶走了退休金的小珠寶店店主夫妻、被盜用身份而驚慌失措的教授。派屈克知道，「希望」正是衡量他和前來求援者之間距離的單位。如果派屈克不介入，如果他不百分之百投入，那麼受害者將永遠是個受害者，這也是為什麼自從派屈克進入斯特靈警局後，總會想方設法偵破每個案子。

然而……

當派屈克獨自躺在床上，讓心靈將他人生的裂縫縫合時，他想起的卻不是已證實的成功，而是可能遭遇的失敗。當他沿著遭蓄意破壞的穀倉走一圈，或是發現遭竊的車子已被掠奪一空、丟棄在林間，或是將面紙遞給因約會被強暴而啜泣的女孩時，派屈克總忍不住會覺得自己遲了一步。他是偵查員，但他無法偵查到所有的事。事情掉進他手裡都已經破碎，每次都是這樣。

這是三月第一個暖天，讓人開始相信雪應該會早一點融化，而六月也馬上就要來臨。喬絲坐在麥特停的學生停車場的Sard的引擎蓋上，想著現在距離夏天比距離開學更近了，想著再不到三個月，自己就正式升上高四了。

在她旁邊的麥特靠在擋風玻璃上，斜仰著頭面向太陽。「我們翹課吧。」他說：「天氣這麼好，整天關在學校太可惜。」

「你要是翹課，就不能出場比賽了。」

冰上曲棍球的州錦標賽今天下午開賽，麥特打右邊鋒。去年斯特靈贏了，每個人都希望他們再贏一次。「妳要來看球賽。」麥特說，而且不是問句是直述句。

「你會得分嗎？」

麥特詭異一笑，一把將她拉過來壓在他身上。「我不是每次都會嗎？」他說，但他說的已經不是曲棍球，她頓時覺得被圍巾圍住的脖子開始漲紅。

忽然間，喬絲感覺一陣冰雹似的打在背上。兩人坐起身來，這才看到美式足球隊的布瑞迪·普萊斯和返校節皇后海莉·衛佛手牽手走過。海莉又丟出一把硬幣，這是斯特靈高中祝運動員好運的做法。「羅斯頓，今天讓他們好看。」布瑞迪嚷道。

他們的數學老師也正好經過停車場，提著一只破舊的黑色皮製公事包和裝著咖啡的保溫瓶。「麥凱博老師，」麥特大喊：「我上星期五考得怎樣？」

「幸好你還能仰賴其他專長，羅斯頓。」老師說著也將手伸進口袋。他對喬絲眨眨眼，拋出硬幣，一分錢的硬幣從空中掉落在她肩上，像婚禮上的五彩碎紙，也像墜落的星星。

想也知道，艾利把皮包裡的東西又塞回去時心裡這麼想。她換了手提袋，把高院後側員工入口的鑰匙留在家裡，雖然按了蜂鳴器好幾百遍，附近好像沒有人能替她開門。

「該死。」她低咒一句，徒步繞過泥濘水坑以免毀了鱷魚皮高跟鞋——把車停在後面的好處之一就是不必走這段路，可以直接穿過書記室到自己的辦公室，如果一切順當，說不定還可以準時上法官席。

法院大門入口排了二十來人，但警衛認得艾利，因為她會在這兒窩上六個月，不必像地方法院的法官